

乡愁深处的古树

■ 刘良新

在粤西的群山深处——信宜市思贺镇木瓜葵桐村的后背山沟里，静立着一棵九百多岁的鸡毛松。低洼的山谷常年雾气缭绕，四周的山峰像沉默的老人，将这棵古树轻轻揽在怀中。它粗壮的树干撑起一片浓荫，枝叶间漏下的阳光斑斑点点，洒在长满苔藓的地面上，仿佛时光在这里走得格外慢。

初遇这棵古树是在五年前的深秋。那时我只顾惊叹它的高大，未曾细品它的沧桑。今年五一假期，应朋友之约，我再次踏上了木瓜葵桐村的寻幽之路。

站在树下，我细细打量这棵古老的鸡毛松：它三十多米高的身躯像一根顶天立地的柱子，树干粗壮，要五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围拢。树皮裂成暗褐色的鳞片，像披着古老的盔甲。九百多年的风吹雨打，在树身上刻下深深的沟痕，苔藓爬满褶皱，像是给沧桑披了一层柔软的绿毯。树冠伸展得很宽，冠幅达三十米。鸡毛状的叶子密密匝匝，风一吹，沙沙作响，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往事。

然而，这棵古树的價值远不止于它的自然之美。对于葵桐村的村民来说，它更像是一位无声的守护者，

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情感。关于它的来历，听村里的老人说，早在明朝末年，曾家的祖先迁到这里时，它就已经立在山沟里了。相传绍圣四年(1097年)夏初，被贬海南儋州的苏轼途经信宜贺贺，曾在这棵树下停留歇息，为树培土浇灌，并留下了“鸡毛松下听风雨，岁月悠悠待客来”的诗句。

曾家先祖到来之后，在这树下搭起第一间茅屋，开垦出第一块田地。自此，村里人便视这棵树为“神木”，它是村民的守护神，是这片土地的灵魂。在它的庇佑下，几百年来，葵桐村风调雨顺，没有什么大灾大难。它见证了村中曾、杨、谢、欧等家族的和谐相处与繁衍生息、人丁兴旺，见证了村民生活从茅草屋到泥砖房再到楼房，从羊肠小道到机耕路再到硬化水泥路，从木薯稀粥到一日三餐荤素俱全的巨大变迁。它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者，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
一直以来，村民对鸡毛松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曾经有不少人想高价购买此树，都被村民一口拒绝了。大家说：“这树是老祖宗留下的根，卖了它，村子就会失了魂。”

鸡毛松本就稀少，古老的更是稀少。葵桐村的鸡毛松能够安然立山野九百多年，成为最珍贵的风景，与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合力守护分不开。村民们对古树爱护有加，从未有人动过砍伐的念头，这种自觉的保护意识使得古树历经风霜，至今仍长势旺盛。

这棵古树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古树，树旁的铁牌、监控设备以及政府与村民共建的古树广场、绿道和观树平台，都彰显着人们对它的珍视。

在古树广场旁，距离大树几十米处有一口露天的水井，井水长年清澈见底，即便暴雨也不会浑浊，且冬暖夏凉。这是古树涵养水源的结果。

古树是村民的乡愁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。人们离家外出时，总会回头看看大树。从外面回来的第一件事，肯定也是望一望大树。这样，无论走多久，走多远，大家的心里都很踏实。

尽管现代建筑逐渐林立，葵桐人依然牢牢守护着这棵树。它是岁月的守望者，是村民心中不灭的乡愁。它见证了思贺镇环境保护的成果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。村民们深知，大树在，水土便不会流失；大树在，人心就定了几分。

育苗

■ 周旺

1955年的一天，镇领导找来妇联副主任陈娇：“你发动全镇妇女，组建一支植树造林队伍，要在海滩荒地种植起树林。”

在白茫茫海滩种植树木，这责任重大。陈娇接受任务后，找来妇女积极分子梁惠华商量。不久，一支以陈娇为队长，梁惠华为副队长的植树造林队伍在电白县博贺镇成立。

植树造林队伍组织起来，下步是找树苗。

海滩是盐碱地，淡水少，一般树木容易咸死。陈娇请教县林部门专家，专家说有一种“木麻黄”树木，耐盐碱、耐干旱。但这种树苗外国才有，如何弄得到呢？

博贺镇需要木麻黄树苗，消息传到了省林业厅，省厅协助博贺弄到树苗，派专业人员到电白县文锋农场。在技术员攻关下，试种成功。

陈娇、梁惠华二人带领由妇女组成的“三八”植树造林队伍，从文锋农场挑回树苗种植。她们没有铁铲，就拿家里锅铲来挖窟，没有水壳就用壳壳。

根据县林业专家介绍，木麻黄种植行株距一米为宜。但是因为沙滩温度高，且从文锋农场移植，失水严重，第一批树苗成活率只有二成左右，造成株距过大。

陈娇召集育苗小组商量办法，真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。

梁惠华说：“树苗成活率太低，是不是与移植时间和路程有关，我们自己搞个育苗场。”

另一个队员问：“我们去哪取种子呢？”梁惠华说：“据说木麻黄树开花结果快，一两米小树可开花结果，我们就到文锋农场捡取树子(果)回来自己育苗。”

大家都同意梁惠华意见。中秋节刚过，陈娇、梁惠华就带领十个队员来到文锋农场。一两米高的木麻黄树，满树结着果，招人喜爱。

造林队捡回树果晒干、分离果仁后，开始利用种子在沙滩播种。

队员们一天挑三次水，早中晚到沙滩上浇水。中午沙滩温度高，有的队员脚底烫出泡，用纱布包着脚继续干。

种下的种子，不是被沙烫伤，就是保持不了湿度，成活率比原来移植文锋场树苗更低。外地树种种不活，自己育苗又不行，怎么办？

陈娇将问题反映到镇里，镇政府找来博美高级社的干部周步祺，商量办法。

周步祺说：“木麻黄虽然耐旱，但种子保湿最关键，我们可以用竹箴织成竹笕子，装上红泥保湿。”

陈娇问：“我们去哪取竹笕子？”

周步祺说：“这个好办，只要有竹，我们让高级社社员编织。”

陈娇、梁惠华率领队员从红花挑回红泥，用红泥填满竹笕子五分之四，然后把树子仁埋进红泥，几百只竹笕子只用三天埋好种子。第五天，竹笕子树苗破土而出，两瓣绿叶招人喜爱。梁惠华高兴地陈娇说：“我们成功了，我们育苗成功了！”

陈娇慎重地说：“育出树苗只是初步，要移植到沙滩成活才算成功。”

经过试种，这种种法成活率比文锋场移植的高。

接着，育苗场扩园，周步祺又动员社员编织竹笕，同时向陈娇、梁惠华二人建议：“红泥作基础泥好，但去红花挑太费时。木麻黄喜盐碱泥，我们可以改用海泥作基础泥试种。”

陈娇、梁惠华带领育苗队，以海泥作营养泥，育出的树苗比红泥的更好，成活率更高。树苗有保证，“三八”造林专业队造林速度更快，终于在博贺镇十四公里沙滩成功种植了木麻黄，“筑”成了闻名全国的“绿色长城”。

石阶里寻觅山城记忆

■ 王如晓

去年底，我在重庆休养时，专程到了山城著名景点十八梯观光。

这条连接渝中半岛上半城与下半城的阶梯，自南宋始建以来，已在崖壁上蜿蜒了八百年。站在较场口向下俯瞰，十八梯的层层石阶坦露着山城最原始的肌理，青石板上的凹痕是无数草鞋、胶鞋、高跟鞋篆刻的年轮。这里曾是码头力夫负重登坡的血汗之路，是防空洞里躲避轰炸的喘息之地，是“棒棒军”(苦力)歇脚喝老荫茶的烟火江湖之所。

十八梯的魔幻，在于它用垂直落差丈量着时代的更迭。从上半城的现代商圈到下半城的吊脚楼群，海拔陡降七十三米的空间里，折叠着重庆的百年建筑史。登梯游览，一步一景，景景沉重，耐人寻味。

我踏上阶梯的石板，逐级而上可见民国青砖小楼与竹篾夹壁房比邻而立，晾衣绳从巴洛克风格的石雕阳台牵向杉木窗棂，飘荡的床单成了最生动的装饰画，成了一道风景，诉说着老居民区曾经发生的故事。

在十八梯游玩，令我最震撼的莫过于“云端天街”。设计师在十层阶梯落差间架起空中廊桥，游人在钢化玻璃栈道上行走，低头可见1940年代的石板路，抬头能触到2020年代的摩天楼幕墙。时空在此形成一道独特风景，我们都在此拍照留念，感觉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裂缝与未来的棱角上，十分令人难忘。

举目环视，午后阳光斜切过窄巷，光影闪动处，但见汉服少女在“山城记忆馆”前摆弄油纸伞，老茶客在石阶上搓着川牌，流浪歌手抱着吉他在深情演唱《重庆魂》。最动人的是那些固执的留守者：裁缝铺老阿姨坚持用手工盘扣；修表匠老师傅的橱窗里，上海牌机械表与智能手表默默对峙。这些新旧碰撞的瞬间，让十八梯成了山城精神的活体标本。

在十八梯，食物的气味是解码城

市记忆的密钥，不吃一些重庆特色食品等于没来过此处。油茶摊、米糊混着馓子的焦香钻入鼻腔，“九九豆花馆”的木甑子蒸腾着热气，老板用长柄铁勺敲击陶碗，叮当声与“豆花——饭——”的吆喝组成音乐二重奏。

我沿石阶一路下行，嗅觉在时空里穿梭。中药铺飘出的艾草苦香，让人想起吊脚楼里熏蚊子的夏夜；突然袭来的火锅辛辣，迎辣而去见到这间老屋改造的“椒盐铺子”里，一位婆婆仍在用石臼舂花椒，我们好奇地问她为何还用这个春花椒，她说：“现在的机器打不出这种‘满天星’，以前的船老大就认这个味。”那些散落在石缝里的辣椒籽，或许正在诉说着一个数百年的味觉基因。

我们在十八梯慢条斯理吃了重庆的麻辣火锅，等待夜幕降临，看这里的魔幻灯光。当日光褪去，十八梯崖壁上的灯笼次第亮起，像一串悬浮的糖葫芦，LED灯带在青砖上流淌成数据瀑布，这里成了灯的海洋，各种灯饰相继开放，层层变幻，令人目不暇接，赞叹不已。摄影师们抢占着最佳机位，让轻轨2号线的车厢从吊脚楼屋顶掠过，拍下一张张心仪的照片。

晚上九时，十八梯“渝潮剧院”的川剧变脸表演迎来高潮，当演员喷火的刹那，火光映亮对面玻璃幕墙上的股票走势图，传统绝技与现代欲望在夜色中短兵相接。抖音主播们举着补光灯起舞，光影将八百级台阶变成巨型钢琴键盘，每一步都踩响一个音符，每一台阶都令人浮想联翩。

离开十八梯时，我在“通远门”遗址前驻足联想连篇。参观了十八梯，我被深深地感动着，我想，十八梯之所以成为网红景点，就是让每个来这里的客人都能在陡峭的褶皱里，找到每个物体隐藏的故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落脚点，找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满足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

高凉春色 ■ 张海燕